

路桥人的梦想

吕高安 蔡海棠



秀元等几位党员带头，不舍昼夜打炮眼、炸石头，哪处最危险，哪处就是“党员岗”。100人工程队，一年“碰硬”，终于“弯道改直”，使公路通畅了一些。直到今天，每当新养路工上岗，班长杨再吉总喜欢请来老前辈，讲讲矮寨的历史。

矮寨山上，矗立着一座“开路先锋”铜像，供人缅怀。从滚滚尘烟中走来，从砂石路、柏油路走过，盘山公路已成当地的网红路。俯视图路面，昼似彩色弹簧一圈圈，夜如璀璨明珠一串串，路、车、人、景跳动着串连着，更似绝妙音符。近年来，随着3届国际马拉松比赛在此举办，“打卡”盘山公路成为时尚。盘山公路改造成功，离不开杨再吉这样一批一线养路人。

杨再吉不谈心，总讲姚文凯、宋秀华、张太良、杨姗、孙棋军等党员如何以身作则，讲施邵清、张祖兴、吴小路等同事如何敬业奉献，讲吴浩等矮寨交警如何履职尽责。而杨再吉的同事们告诉我，杨再吉的荣誉很多，如将所有奖牌奖杯奖证垒起来，会超过他的身高。他对自己的伤病能瞒则瞒，养路39年，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。工班需要一个临时工，因薪酬太低没人来，他就撺掇着女婿干，两个人养着八口之家。

问他原因，老杨轻轻地说：“谁让我是党员呢？”

盘山公路头顶矮寨大桥。后者比前者，修筑技术三级跳，养护难度也是三级跳。每天与杨再吉等养路工上下呼应的，是矮寨桥隧所员工。此刻，看到员工们在大桥钢桁梁上敲敲打打，攀上爬下，我便想起曾在桥上的体验，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大桥挂在德夯大峡谷间，桥面悬空，距谷底355米，温度比山下冬低几度、夏高几度。2018年酷暑，我随时任桥隧所所长陈临安，爬至130米大桥塔顶，钻入160米塔底，去湿、除尘、检查设备运行。置身塔底，我气喘吁吁，探出头，“咕咚咕咚”连喝3瓶矿泉水。

而陈临安，一个姑娘，泰然自若。爬索塔，下桥底，钻锚室，检测检修、维护运行，叮叮当当不停。预防、养护、整治三结合……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陈临安与同事们，把矮寨大桥看得很重很重。

在恶劣天气频繁光顾的矮寨，如何科学养护，保证大桥安全运行、最大限度延长大桥寿命？大桥滴水成冰，却害怕撒盐除冰，怎么办？大桥最易拥堵，却最容不得拥堵，怎么办？陈临安摸索出“健康监测、高频巡

检、精细管养”的妙招。

2018年初，暴雪降临吉茶高速，陈临安所辖路面、桥梁、隧道，拥堵30个小时，千百台车插翅难飞。长长的队伍难以插进，更别说碎冰车、除雪车、撒布车了。陈临安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人工铲冰除雪，抛撒融雪剂，铺草垫麻袋，引导交通，安置司乘，一干就是通宵。矮寨大桥当然是重点。峡谷风啸，呜呜怒号，最早到桥，在最冷最滑最边沿处，最卖力的是谁？是陈临安、李康苗两个党员，是林超、向上两个人入党积极分子。

见被封堵的司乘饥寒难安，陈临安他们宁肯挨饿受冻19个小时，将身上干粮悉数送给老人和孩子。深夜3点，饿得不行，不知谁送来一小瓶牛奶，大家你递我，我递你，谁也不开瓶。翌日早上，情况稍缓，他们才回所，换下湿透的鞋袜，吃了碗方便面，睡两小时，继续上前线。

从大桥往西走3公里，就是桥隧所。这里连年潮湿，墙脚长蘑菇，风湿关节痛难忍。但是，大桥通车9年半，桥隧所没一个叫苦的。

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不回家，大伙离家几十几百公里，时时惦念亲人。陈临安一直远离城镇工作，不惑之年仍孑然一身。“环境使然，我做好一切思想准备。”说到这里，我看见她闪光的泪花。片刻，她又破涕为笑，“看到大桥坚实挺立着，没有什么比这更高兴。”

年初，陈临安调往更远更偏僻的桥隧所，陈琼杰接棒。6月底，大暴雨又光顾大桥桥头，陈琼杰率员拼战两昼夜。带病上岗的樊中武，苦钻业务的林超，憨实拼命的向上……通车9年半，风风雨雨把党员锤炼成矮寨大桥“主缆”，撑起天堑通途。

四

陈国平是桥梁专家，原矮寨大桥常务副指挥长。讲起矮寨大桥建设的故事，他头头是道。回忆当初有关部门以前瞻意识，毅然顶住压力，拍板建设矮寨大桥，依旧感觉惊心动魄。

压力在哪？跨越1176米峡谷，建一座塔梁分离的悬索桥，前无古人，技术空白，难度极大。湖南交通设计院踏遍青山，钻探无数，确定桥塔、锚碇最佳点，为最佳设计方案“打桩”。

大桥施工之难，超乎想象。如何将4万吨的桥梁上部，从355米谷底吊上去？建设者们发明轨索滑移法，解决了世界桥梁技术一大难题。大桥作业面，悬空高三四百米，

长1300米。业主、施工、监理、设计单位，天天挂在高空。工作面下是矮寨镇、盘山公路，那里每天人来车往，数以万计。大桥结构极其复杂，仅高强度螺栓就有45万套。假如一个螺丝掉下，击中人畜车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整整4年，没有一个施工人员，没有一个过往百姓，因施工而伤亡。

通车前的2011年12月26日，天寒地冻，68台每台质重35吨的车，一字排开，同时驶过矮寨大桥。大桥稳如泰山，安然无恙。

矮寨大桥就是一个考场，质量安全经住了考验。“也是对建设管养团队共产党员品质的大考验。”陈国平坚定地说。为理清深不见底的溶洞，设计师刘榕、龙树威等果断跳下去。为制定一个个最稳妥的技术操作方案，人称“拼命三郎”的张念来、杨宏、易继武夜以继日攻关。为抢抓进度，欧阳钢年过半百，统筹调配胜小伙……他们职责、性情各异，但是有一个共同身份——共产党员。

陈国平作为矮寨大桥建设第一责任人，更是身先士卒。轨索滑移法1:1现场试验冲刺阶段，陈国平心肌梗塞发作，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，康复后即回工地通宵坚守。“尘埃与泥浆、钢筋与水泥书写出另一种精彩。”“在路与路相通、桥与桥相连处，是路桥人梦想所系。”“你看到他时，他在路上；你看不到他时，路在延伸。”路桥人的一行行诗句，与奇绝壮美的矮寨大桥、具有首创意义的轨索滑移法一样，是用汗水和心血写成的。

五

我伫立矮寨大桥，纵目车轮滚滚，游客云集。当地百姓摆摊设点，兜售金秋梨、奈李、八月瓜、柚子、腊肉等土特产品。欢声笑语，让矮寨山水愈加生动。四目云天，矮寨大桥、盘山公路、德夯大峡谷尽收眼底，豪迈之情，油然而生。

大桥成为矮寨之“通”的点睛之笔。千年苗寨、万年峡谷，进入高光时刻。2020年，由矮寨等组成的“湘西地质公园”，被联合国列入《世界地质公园名录》。今年6月，“矮寨·十八洞·德夯大峡谷”被确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

矮寨大桥，牵引湘西地区发展的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川流不息，让湘西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
图为矮寨大桥。

影像中国



我与一座城

我的青春时代是在安徽芜湖度过的。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，与我生命中最光洁单纯的岁月联结在一起，在成长长期塑造了我的情感与观念底色，以至于我后来的所有选择和路向、理想与追求，都打上了这座城市的印记。在离开多年后回眸，我的内心涌动着怀乡般的甜蜜与惆怅。

1996年9月，我拖着一个大藤箱，从六安乘坐长途汽车去芜湖报到。车子在国道上晃晃荡荡走了大约七个小时，才到长江边上一个叫作二坝的地方，等着从裕溪口乘轮渡过江。我刚刚十八岁，从未到过江南，见到江岸开阔，绿草如茵，兴奋不已。一段崭新的生活即将展开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。

我的大学位于市中心赭山脚下、镜湖之畔，翻过宿舍边的围墙就是广济寺，门口是一条小吃街，生活交通都非常便利。芜湖处于吴头楚尾之地，因多湖塘沼泽，鸠鸟翔集，古称“鸠兹”，是江南鱼米富足之地。

这是个婉约秀气的小城市，金马门、北门到马塘区一带的老城区，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划，但并不显得杂乱，倒是透着小家碧玉的模样。沿青弋江到江口形成商业中心地带，号称“十里长街”。我刚到芜湖的时候，长街依然是小商品批发市场，曲巷阡陌，还是旧时模样。有些老巷甚至还可见到青石板路和桐油板门的老店铺。

初见这一切，对我都是新鲜的。但芜湖也并非只有这些历史的遗存，得地理之优势，近代以来芜湖发展为安徽最大的货运、外贸、集装箱中转港。

在我所走过的小城中，芜湖称得上人文鼎盛。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因欣赏芜湖的山水胜境，而在赭山广济寺中的滴翠轩内读书居住，研究诗文。现在安徽师范大学赭麓校区内还有一个“松风阁”，便是源自黄庭坚的诗帖。赭山深处，苍翠松柏间，掩映着安徽公学的遗址。上世纪初，陈独秀在赭山皖江中学堂和安徽公学教书期间，曾主办过《安徽俗话报》，传播革命思想。彼时与他一起在芜湖称得上一时俊彦的，还有李光炯、张伯纯、苏曼殊、谢无量、章士钊、柳亚子等。

我上学期间，家里经济状况不好，课余便找各种打工的机会。我早上一般四点多就起床了，拎着热水瓶去教室或者图书馆侍一天，晚上去打零工，回来再到操场跑八千米，冲个冷水澡睡觉。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只觉得充实和快乐。暑假也不回家，租个房子打工。几年时间，我跑遍了芜湖的大街小巷。我了解这个城市的所有细节，它的隐秘所在，它的脾性和它的气质。

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在芜湖十二中当实习老师，校内有个大成殿，巍峨庄严，改作了学生的阅览室，里面有一块芜湖县学记碑，是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真迹。我觉得这个阅览室就可当作这个城市不张扬而气自华的标志。

我后来想，芜湖的气质是什么呢？芜湖并不是开风气之先的那种城市，但应当是开放的、机敏的。它灵秀轻盈而生机勃勃，又有一颗真诚的内心。那是一颗自觉向上的青春之心，待久了，芜湖就成了青春作伴的故乡。

离开芜湖后，我到北京工作，很少回去，每每有机会，都会被一种近乡情怯的矛盾心情所阻隔。十几年后，我被母校邀请给新报到的学弟学妹们做演讲，发现自己在这座曾经熟悉无比的城市已经不辨东西。城区扩大，建筑簇新，第一次过江的二坝已经成为鸠江的一个镇，而现在的人们无需再等候轮渡了，长江大桥早已开通，芜湖也有了直达北京的高铁。

晚上一个人到以前曾经无数次徘徊逡巡的长江大堤上散步，看着江水浩荡，一如当年。想起与同学在江边唱过的歌，那是青春的信念与志气，像这个保持了清新与活力的城市一样，它没有消失。走到外面的世界，依然是一张不带风霜、朝气蓬勃的脸庞。



图为安徽芜湖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青春作伴

刘大先

风吹北海子

胡美英

阳光打在水面上，溅起碎银般纷飞的光点。北海子像一匹缀满鳞片的深蓝色长绸，被强劲的漠风鼓动着，苍苍茫茫的水色就这样汪洋成海。近四十度高温的正午，一浪一浪的热气涌向水边，我拍了张特写发到朋友圈，立即就有朋友问：“你拍的是青海湖吧？”

北海子，苍茫如斯、壮阔如斯、气势如斯了。

金塔北海子国家湿地公园，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西北部，周边汉长城墙体蜿蜒而行，长达三十多公里。大巴车绕着绕着，就将我们带到海子的南边，映入眼帘的，是高低错落的树丛和奔涌的芦苇香蒲。七十多种植物散落在海子的边缘，色彩斑斓，气象万千。这里还住着一百三十多种动物，隐

匿在海子深处。我踏着泛着白碱的沼泽地，朝苇荡深处找寻它们的踪迹，一脚没踩稳，忽地惊起一群斑头雁，啪啪地飞向水天相接的湖面。

这里是候鸟的重要繁殖地和迁飞停歇地，也是阻挡、扼制土地沙化和荒漠化的“绿色堡垒”。看铺天盖地的水，一会儿被辽阔的蓝天染蓝，一会儿又被汪洋的芦苇染绿，在阳光下变换着不同的颜色。一阵风吹来，吹折了我的花折伞——再妖娆的北方风景里，终归蕴含着刚毅与凌厉。

风吹北海子，强劲的西北风最早吹来的，一定是巴丹吉林的沙。那些沙，窝在湿地的东南边，让草木扎根，托起一团团绿色的白刺包，垒积起了流沙的家园。远远望去，像浮在沙海里的淡绿色荷蒲，依稀还有

沙白色的叶茎。这沙海里的绿植，像极了勤劳坚韧的北海子人民，再恶劣的环境都能被他们改造成一片沃土。

站在高处拿望远镜眺望，长城像游龙一样飞越在戈壁和荒漠，向远处延伸。站在“石营堡”石碑旁，仰望这座砌筑于汉朝的堡子。堡子的墙体，有用土坯砌筑的，土坯方方正正、有棱有角，任多大的风沙都没能割破；有用黄土、风砾石、花岗岩块石、柴草为筋堆砌而成的，黑色的石块、黄色的泥土和柴草，摞书似的，一层压着一层，色泽清晰，层次分明。让它们如此牢固地黏合在一起的，是这北海子里两千年前的水草啊！毛刺刺的红柳枝、竹片一样扎手的芦苇秆，一小扎、一小扎捆绑的形状，呈现出两千年前繁茂葱茏的长势。轻轻地触碰它们，仿佛能

敲击出岁月的和声。

站在堡子黑色石砾地衣上遥望，向西能望见汉长城过玉门、瓜州、敦煌一路进入新疆，向北能望见它们的分支沿着黑河北上，向着居延海延伸。这是汉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隘，那些在居延丝绸古道上来去的人，都见过堡子里深夜明亮的灯光。

这时节，不远处的村落里，树上密密麻麻的青果压弯了枝丫；田畴里麦子金黄、胡麻爆出脆响，苞谷地里稠实的秆子密不透风；河渠中，碧水清流，水波荡漾，那是北海子流向了田野和村庄……

如果是冬日来，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致呢？我在这夏日炙热的阳光下，想象着一场大雪落进北海子的样子。那时的北海子，一定美得像个北方的传说……